

我的滇西北流浪日志

(上接 E1 版)

文并摄 / 刀刀

进束河

坐丽客隆超市门口的巴士去束河,三元一趟。我才知道束河离丽江有多近,公交来回也只要六元。想当年我去滨江上班,起早摸黑地等 322 路,带空调那班竟然要 4 块大洋!

车子把我们送到了停车场,从这里可以径直走进,不需要买票,因为压根看不到卖票的地方和卖票的人。一踏进束河,就会被强烈的失望感所笼罩,就算是大研古镇的复制品,也太粗糙拙劣了些,没有光可鉴人的五彩石铺路,也没有鳞次栉比的商铺在叫卖。满大街的马粪在肆无忌惮地晒着太阳,无人打扫。一些角落还在大兴土木,从外围一点一点地扩建,将古镇继续延伸。

我知道名声都是靠吆喝出来的,但是束河的炒作资本在哪里呢?眼前的景致呆板得像早期港台古装剧的布景。我相信这玉壁金川处的小镇,这从唐朝就开始兴旺的边陲小镇,这被游客交相称颂的小镇,它的功力定不会如此浅薄。于是,我往深处走去。

看到束河的水的时候,才真正的被它的灵气所征服。我在河边遇到了一位在墙角晒太阳抽旱烟的东巴老人,他说这个水真的可以喝。于是 kevin 给我们解释,在束河有着不成文的规定:每天夜过了 10 点,不准任何人在这条小河里洗任何东西,保存她的清透,无污染。早上 8 点前的水是用来喝的,8 点以后才能在小河里洗菜洗东西,唯有这样的保护才有了小河水的清透美丽……

沿着小河走,就会来到九鼎龙潭,这里的水依然清透冰彻。但潭底有着水草,水和草混合就晕染成了墨绿色。



丽江古城,唐朝酒吧

入虎跳

几天后,我们开始了另一条行程,六天,从丽江的灯红酒绿辗转雨崩的荒山野岭,经过虎跳峡。

没有彪悍的登山鞋,没有鲜亮刺眼的冲锋衣,没有半人多高的登山包。此行的导游熊导在大水车看到我们两个纤弱的小女生的时候,不停地摇头叹气:“去雨崩很辛苦,要走很多路。”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地告诉他,我们没有搞错,我们要去的就是雨崩。

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民间传说中是弟兄俩,他们为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而反目,头顶银光闪闪的铠甲,对峙着,互不相让,而美丽的姑娘却因无从取舍左右为难而只好化身金沙江从两兄弟的脚前哭泣而过……

我们一路向下,直入谷底,路险,谷深,水急。万丈深渊,迅猛飘舞的白带般的金沙江从峡谷中汹涌而过,发出震天般的轰鸣。山顶无数的磐石高高突出,似乎随时都会滚落下来。我不想形容路有多难走,这并不是我走过最困难的山路;我不想形容我们走得有多喘,来回两个小时的路程没什么好吹嘘的。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的脚在发抖,我的手在发软。

我走的是虎跳峡啊,世界闻名的虎跳峡,脚下是金沙江啊,人人皆知的金沙江。终于抵达了谷底,头顶绝壁,脚临激流,看天一条缝,看江一条龙,非常惊险。江中急流奔腾,礁石林立,险滩密布,如满天星滩。不能免俗地在谷底拍照,留影,摆尽各种 Pose。也许这辈子也只会这一次了。

回程的路,走的是天梯。其实天梯一点都不恐怖,相当结实的钢柱,只是直上直下的模样看似彪悍。在这里,队伍开始有了明显的分岔;走得快的人,呼啦一下就上去了;走得慢的人,半天都看不到踪影;还有不敢走的人,选了另一条路上去。

路上看到几个卖饮料的当地人,他们每天在这里来来回好几趟,运送饮料卖给游客。我们觉得走过了不寻常的一段路,在他们眼里,却再普通不过,就像出门、上班、再回家一样,简简单单的循环往复。

我们从雨崩回丽江的路上,再次路过虎跳峡,听说一个女子为情所困,跳崖自杀了,葬生在滔滔江水之中……生命脆弱,猝不及防。



那些让人牵挂的小店



村的村长平静地说着过往。

最后只有一半的人住在原定的旅店,我看着这出闹剧很疲惫,很想用出一句:一天不洗澡会死吗?还是克制了内心的冲动,相聚不过短短的两天,就让旅途中多一点美好吧。

也许注定是一个难眠之夜吧。小丽姐和我们睡在一个房间。她讲着她过去的故事,17 岁初恋,跟了一个男人,21 岁嫁给了他,马上生了孩子。婆婆并不喜欢这个高一就辍学的姑娘,丈夫唯唯诺诺从来也不维护她。她把自己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写进了小说,发在一个很有名的论坛上。很多人点很多人看很多人跟,还有出版社找上门来。

我想,她的人生,本就是一本活色生香的小说。只要生活在继续,小说就永远不会完结。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等日照金山,可惜我们并不是一帮走运的人,卡瓦博格峰上的云彩久久不愿散去。白塔边燃着火堆,说是为了把云雾蒸散。

雨崩风景

雪山环抱中的雨崩村,几乎与世隔绝,环境极其清幽,周围森林密布,树种丰富,因地理环境独特,所以人烟稀少。全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通过一条驿道与外界相通,至今还没有正式通电,仅靠一台小的水力发电机提供不太稳定的电源。雨崩村分为上村和下村,上村可以通往攀登卡瓦格博的中日联合登山大本营,而下村通往雨崩神瀑。小小的村庄四周是一片片绿色的麦田,雪水汇成的神瀑河从旁边哗哗流过,奔澜沧江而去,雪山脚下的小村就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

晚上,我们躺在暖洋洋的炉火旁,将被雪水浸湿的鞋子放在火旁烘干。饭菜并不可口,室内的灯光昏暗,只有到了深夜才会有发电机供电。厕所是共用的,用木板隔出了两间,连着厕所的是浴室,用太阳能加热提供热水。那天的住客只有我们三人,显得格外的宽敞和宁静。

第二天醒在阳光里,透过客栈的窗户可以望见晨曦下的神女峰,头戴轻纱,婀娜多姿。它是太子十三峰中体态最美的一座。

离开村庄,我们穿行在茂林之间,房屋和麦田渐渐消失在身后。阳光透过密林照射在我们身上,驱逐着高原初春的严寒,为我们的周身下满银针,有一种疗伤般的舒畅。我们的头顶是密林织成的华盖,树木的身躯肥硕宽大,枝桠肆意生长,横跨在空中,或弯圆成拱桥,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植物的生长。通往神瀑的道路被厚厚的积雪封住了。我们就在玛尼堆旁的溪边打盹。老熊用外套蒙住头就这样开始午睡。我坐在水边,像一个忧伤的孩子。从那一刻起,我决定不再流浪。

我是真的,想回到那个熟悉的环境里去,如果有翅膀,那该多好。

那天的晚上,我开始凝望雨崩村的星星,那是神女缙因次姆发髻上散落的珠玉,每一颗都那么大,那么亮,这些已经消失在童年时代的星星,将光亮散进了我们的内心。星空下我们点亮炉火,大口喝酒,大声歌唱,没有什么忘不了,在这神山环绕的圣土。

那一刻,我终于寻找到,真正的世外桃源。

(下转 E3 版)

梅里往事

到达德钦已经是傍晚,落日的余晖撒在梅里十三峰上,氤氲出一种玫瑰红,雪山毫无遮掩地呈现在眼前,这是我第一次为白色所悸动。

我常常想起住在飞来寺的那个夜晚。司机师傅躲在旅馆的角落里一言不发,一根接着一根抽烟,他悄悄地说他的另一部车在开往中甸的路上翻了,车上的人都进了医院,生死未卜。可惜眼前的人们并不清楚发生在视线之外的不幸,他们只知道旅馆没有热水,没有暖气,他们叽叽喳喳地抱怨着,来来回回地出去看其他客栈。电视机里正在放着中日登山队在卡瓦博格全体殉难的录像,雨崩